

茶
香
室
叢
鈔

茶香室續鈔卷十三

清俞樾

經史釋音有首釋末釋之別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宋時制科以詞賦試士凡用經釋音以首釋爲證用史釋音以末釋爲證徐鳳少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字尹二字以尹爲平聲乃用第二音有司謂其失粘見葉紹翁聞見錄

榮陽呂公讀書法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榮陽呂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要令聲重聲重則記牢

讐正官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唐太宗命祕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置讐正二十員顯慶中罷讐正官使散官隨番刻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余謂讐正官之名更雅於詳正

李善注文選有數本

宋王謙唐語林云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

文中子阮龔本不同

宋陳亮龍川集書類次文中子後云阮氏本曰嚴子陵
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
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
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
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
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
顏子之迹往往過多

按直齋書錄解題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又
十卷正義大夫淄川龔鼎臣輔之撰自用至疑爲十卷

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川跋云龔自謂明道閒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校正二百餘處今世閒所行者皆阮本惜未得龔本校其異同也

左錦

國朝閩若璩濟邱劄記云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按今坊閒盛行馮李麟左編一書而傅青主之左錦則世無知者矣

李商隱撰蜀爾雅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蜀爾雅三卷不著名氏館

閣書目案李邯鄲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爲之當必有據
按李商隱有蜀爾雅亦世所罕知也

李氏兩花萼集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李氏花萼集五卷廬陵李
氏兄弟五人洪子大漳子清泳子永淦子召淵子秀皆
有官闕按唐書李又傳又字尚真與兄尚一尚貞俱以
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世多知之不
知宋時亦有此李氏花萼集也據直齋解題此集歸入
歌詞類則詞集非詩文集

書敘指南

明楊慎升庵集云書敘指南專爲尺牘設所引諸書今
多亡逸如書集一書古人尺牘之會彙者隋經籍志卽
無其目以此知古書之不傳者何限哉書集中所引朱
娥王姬特多婦人之文又不知其何也

郎瑛續庚己編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雜記有郎瑛續庚己編按明
陸粲有庚己編亦見絳雲樓書目郎氏此書必繼陸氏
而作者也今世止傳郎瑛七修類稿而此書不傳

說郛全部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

家有說邪全部以四大廚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尙全鐫多者成爲逸去甚至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卽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以爲說邪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嘗言自刻本說邪出而說邪亡矣

馬氏釋史有改定本

國朝間若璩古文尙書疏證云鄒平馬公驥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尙書有今文古文之別公不

覺首何余曰公著釋史引及尙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
支古文公曰然今釋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
始也按今行釋史本無今文古文之別潛邱所見之本
惜不傳也往年戴子高嘗爲余言釋史中所載偽古文
尙書宜刪去之蓋不知有此說

南京景物略

國朝宋犖筠廊偶筆云麻城劉同人侗著南京景物略
未成余宦黃時求其遺稿不可得或曰爲好事者竊去
按人知劉有帝京景物略不知更有此作惜不傳耳

辨鳩錄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辨鳩錄一卷不著名氏譯語也凡八篇余謂辨鳩之名施之契丹殆未當

勸善書

國朝葉名澧橋西祿記云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勸善書六卷周明寂元豐中纂道釋神奇禍福之效前人所傳記者成一編以誠世拾遺十五卷疑亦明寂所纂又考宋葉留字景良括蒼人亦有爲政善報十卷採取經史各說以及當時宦蹟功在生民慶留後裔者以爲一編爲有位者勸名澧曩見千古功名鏡十三卷亦宋人所撰題曰瑞菴吳大有勉道編其書以陰德

爲首凡夢卜相命取其功名感應之尤切者附著焉至
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刊成於永樂三年尤爲繁
富

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撰太平廣記首列引用書目有
冥報拾遺陰德傳感應傳報應錄報冤記警誡錄等書
皆宋以前舊籍亦勸善書也

精騎集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
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嘗
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孳答邢邵曰我有精騎三千

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
文用者得若干條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朱子與呂東
萊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賢者之手不知
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東萊
之所名者亦取之孫寧所云而晦庵不言少游已有此
集何也按此則少游與東萊並有精騎集今皆不傳其
書雖紫陽所不取然使至今尙存亦學者所寶矣

課孫草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辰玉辛丑授官卽奉差歸里日惟
課子每命一題輒自作一首乃孫晚謁大父必問今日

何題乃父文云何其孫呈覽輒云不佳卽呼紙走筆頃刻而成今所刻課孫草是也按所謂大父者王太倉也辰玉卽太倉之子近時陳太僕有課孫草之刻余亦曾襲其名皆本太倉也

太公家教

唐李翱文集答朱載言書云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按太公家教不知何書

宋項安世項氏家說曰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據此則宋時尙有之

也

黃九煙重編百家姓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黃九煙編之成文妙矣按此書今不傳

又按尤侗良齋雜說黃九煙有改韻千字文

寄園寄所寄又云前朝千家姓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按此則明時別有千家姓一書也

百家姓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 御製百家姓首云孔師闕黨

孟席齊梁高山詹仰鄒魯榮昌冉季宗政游夏文章卽

開端數語已見崇儒重道之盛心矣按今世通行百家姓仍是趙錢孫李舊本而聖祖御製舉世罕見不知當日曾頒列學官否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院編修吳沈典籍劉仲質吳伯宗據戶部黃冊編爲千家姓以進今教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訓蒙失之矣其中如龍之音萬軒之音呼禰之音喧暉之音赦本庫字而去其上點奈之音蛇本余字而強更從人下示也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皆無義而強從俗音按明代有千家姓今亦無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閒錢甯冒國姓其嬖也
氏死朝士有作奠文者以也姓無山改稱也錢不納俸
改正始受之雲南阿雄關土巡檢姓者羅雄州土知州
亦姓者又四川雄鎮府女士官者氏正堪與錢甯嬖也
氏作確對按如沈氏之意又似也姓應作也矣

萬字文

明楊慎升庵集云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滿徽撰萬字文
按萬字文不傳未知如何

洪武通韻

明周賓所識小編云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

續錄二十三
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
吾言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
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刊行焉今
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聲音文字統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餘姚古
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趙爲極精趙成此書爲至備作
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朝藏之木天正統中修書中
官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
本邱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按

明史藝文志趙古則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卽此書也又有六書本義十二卷

又按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六書本義十二卷聲音文字通十二卷均注趙搆謙然則此書自名聲音文字通七修類稿作統誤也惟其人名搆謙古則當是其字故稱之曰古則趙先生非斥其名可知矣明史竟書趙古則非也又書止十二卷史云一百卷誤以一冊爲一卷耳

明行人司藏書最富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翰林名蹟中祕書而實無一書之可讀惟行人司每一員出使則先索書目以行購書

目中所無者多至數冊少亦必一冊納之司署專設司吏一人收貯簡牘故行人司藏書最富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京師蓄書自文淵閣之外卽推行人司與刑部提牢廳是明代提牢廳亦蓄書也

麻沙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岳亦齋云康伯可順庵樂府今麻沙尙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建陽銷書人皆在麻沙一帶按今謂刻書之不精者曰麻沙本以此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麻沙書版自宋著稱明宣德四年行聖公孔彥縉以請市福建麻沙版書籍咨禮部尙書

胡澹奏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買紙摹印宏治十二年敕福建巡按御史釐正麻沙書版嘉靖五年福建巡按御史楊瑞提督學校副使邵詵請於建陽設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員監校麻沙書版尋命侍讀汪佃領其事皆載禮部奏稿是明時麻沙書版且有官監校矣今則市屋數百家無一書坊或言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皆以刊印書籍爲業其地與麻沙相近殆舊俗猶沿而居處易耳然書坊村所印之書譌脫外漏紙甚醜惡數百年擅名之區不知何時降至此也

又云按石林燕語云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

福建最下蜀與福建多以柔木爲之取其易成而速售
故不能工然則宋時麻沙版之著稱特以其多耳非爲
精美也余按明代屢有釐正監校之命則其多而不精
可見矣

閩閩淘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閩閩淘真之本之
起亦云太祖太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按淘真不
知何書以七字爲句殆卽今之彈詞明代當尙有其書
故郎氏得見之也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引西湖志餘云杭州男女警者

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益汴京遺俗也

黑白傳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董思白在鄉時鄉人皆惡之俗所傳黑白傳傳奇是也按黑白傳今不傳未詳其事

英烈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卽其家所傳前有汪大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勳以議大禮得上寵謀進

爵上公乃自撰開國通俗紀傳名英烈傳者內稱其始
祖郭英戰功夔埒開平中山而鄱陽之戰陳友諒中流
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內官之職平
話者日唱演於上前按英烈傳今尙有之不知爲郭勳
作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鄱陽湖之戰郭英子興兄弟侍上
側友諒啟窗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
眼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太祖
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蓋子興乃
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英不居

功故人不知獨英烈傳中明載按此則郎氏又以此箭
真屬郭英

明祝允明野記云友諒啟窗顧視宣武遠射之矢貫其
臚及睛而死按宣武者郭子興也則以爲郭子興而非
郭英

想當然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元人作劇專尙規格予門人邢江
王漢恭名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想當然託
盧次梗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一捧雪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有人持玉杯曰此一捧雪也
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偽造者爲之一笑後
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爲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
情色俱美主人曰此真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映
日細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命名不虛也
按一捧雪傳奇乃託詞耳不謂真有此杯也

水滸傳原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
以妖異語引其首嘉定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
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契

子今俱不傳

水滸評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葉文通名畫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故爲詭異之行或自稱錦翁或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賊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水滸評本前乎此有葉文通則無聞矣書影又云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爲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覽志又云此書出宋

人筆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極口詆
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有矣

書影又云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
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後水滸

沈登瀛南溟備志云陳雁宕忱前明遺老生平著述並
佚惟後水滸一書乃遊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按此書
余曾見之不知爲陳雁宕作也

西游補

國朝鈕琇觚賸續云吳興董說字若雨余幼時曾見其

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老莊而未來世界歷日先晦後朔尤奇按此書未知今尙存否

毛西河更正西廂記

國朝毛奇齡西河詞話云西廂久爲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之西廂不知有毛西河之西廂

儒林外史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閒人嘗以

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稟上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爲作傳

按嘉興李富孫鶴徵後錄載不就試者二十五人無吳敬梓惟有吳槃字青然全椒人乃與試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

茶香室續鈔卷十四

德清俞樾

唐宋七大家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李紹序蘇文忠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自注云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爲之序紹廬陵人按茅鹿門所定八大家本此但增入老蘇耳

古人絕句亦稱律詩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今人以四韻爲律詩兩韻爲絕句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又有五言七言長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然則長句絕句古人皆謂之律詩矣

往體詩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余嘗得汲古閣所藏宋版松陵集每卷標題下云往體詩若干首今體詩若干首以古體爲往體僅見

杜詩黃知橘柚來之誤

宋樓鑰攻媿集有答杜仲高書云嘗與蜀士黃文叔裳

食花棊因聞蜀有此乎黃曰甚多正出閩州杜詩黃知
橘柚來極爲佳句然誤矣嘗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
岸黃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實乃此棊也工部旣誤以爲
橘柚有好事者欲爲之解嘲爲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
非其土宜無一活者按攻媿此書言杜詩者三事余獨
錄此一事以見詩人之辭不可爲典要也

韓翃詩誤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唐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
然燭之用蠟不知起於何時古人之燭或用麻或用木
蓼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並無所謂蠟燭潛夫論過利篇

始有脂蠟明燈之語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詩人之詩固不必責以考據也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然雜記所言本非可據

薰風吸茗時

明楊慎升庵集云杜子美何將軍山莊詩薰風吸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千章夏木清又曰紅綻雨肥梅皆是夏景可證按此乃重過何氏五首之第三首非前十首也升庵說微誤

升庵集又云杜詩古本野艇恰受兩三人淺者不知艇字有平音乃妄改作航字古樂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

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用此音也
按此未知可信否姑廣異聞

孟浩然詩失黏

國朝王夫之薑齋詩話云孟浩然氣蒸雲夢澤不知雲
土夢作乂夢本音蒙青陽逼歲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
音住

按尚書音義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則雲夢
句不得竟以爲誤

韓文昌陽引年之誤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

生石磧上細者爲昌蒲生下溼地大根者爲昌陽不可
服食而聖濟總錄乃云昌蒲謂之昌陽以今觀之昌陽
待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卽死矣蓋其失自韓退之
進學以昌陽引年退之亦以昌陽爲昌蒲矣東坡石昌
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唐人論平淮西碑文

宋王讜唐語林云柳八駿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殮右
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又曰韓碑兼有冒子
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然則昌黎此文在當時亦
有未饜人意者

又云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爲統公武
爲將用左氏欒氏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
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

宋時復立韓碑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陳珣字中玉政和中爲蔡州守謁
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怪而問邦人曰
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
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卽
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按此知蔡州裴
晉公廟亦有平淮西碑宋時又磨段文而刻韓文此亦

世所不知也

韓昌黎擬范蠡書

明楊慎升庵集云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

宋廣平梅花賦非真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李忠定綱梅花賦序云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爲人疑其鐵心石腸及觀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闕不傳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云則廣平之賦久佚不傳今傳梅花賦其中多襲忠定之語又按顏魯公采文貞公神道

碑曰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至寅
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又云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
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
時蘇深賞歎之曰眞王佐也據此則宋公十七歲登第
碑言公薨於開元二十五年年七十五以此知十七歲
爲高宗調露元年今傳賦序云垂拱二年余春秋二十
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云云謂武后時尚未登
第已是謬說碑言作梅花賦爲味道幕僚時亦不得有
隨從父東川之說也

按元劉壎隱居通議載廣平梅花賦有二篇而頗以其

後一篇爲疑余已載於叢鈔卷七矣今乃知二賦皆僞
未知何人所作也

又按自皮日休稱廣平梅花賦不類其爲人世遂以此
賦例之陶令閑情矣不意當日蘇味道以此決其爲王
佐才然則廣平梅花賦比王沂公梅花詩身分更高此
亦人所未知也

廣平梅花賦刻入楊升庵集中有跋云右唐宋文貞公
梅花賦皮日休稱其清便得徐庾體作桃花賦以擬之
至宋世已散逸不傳史繩祖學齋佔畢恨其未見慎旣
得之於舊石刻中乃拓而傳之六一公謂姚宋不數於

篇章豈其然哉按升庵所見舊石刻惜不言何年所刻
宋景文悔其舊作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景文筆記云余於爲文似
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
非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
文進矣

又云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
書答曰余最好大誥故景文爲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
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西銘有疵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
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此一人者亦欲其錫福眾子
耳福彌大者責彌重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
君相之位爲私賞哉

蘇明允漢高帝論有所本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老蘇論漢高祖云不去呂后者
爲惠帝計也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
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
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后年長
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

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
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余
謂此乃闔合耳非必襲用李說老蘇論春秋適合公羊
家託王於魯之意亦是闔合非用公羊說也

舉網得魚是鱖魚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
狀如松江之鱸多不知爲何等魚考之乃鱖也廣韻注
鱖巨口細鱗

注東坡詩斬春士人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斬春一士

獨杜門注其詩錢仲仲爲黃岡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耶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池雲階見洞仙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咏先生何爲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顧其子然紙炬悉焚之仲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按此士於舉世不爲之時閉戶注

蘇詩不可謂非有志之士惜不傳其姓名也

黃山谷襲用白樂天詩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黃魯直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韵後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逸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殮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達何用一開顏其一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十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

原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按
古人詩一句一聯偶同前人者往往有之乃襲用至數
韻之多則竊所不解矣

余與孫琴西太僕三度同年交誼甚深而詩格則各別
余嘗語之曰吾所師者唐之白君所師者宋之黃也乃
觀此則黃之與白未始不相襲

容齋又云杜子美詩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
詩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按如此
之類古人集中甚多不足爲異

閩音押韻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林外字豈塵有洞仙歌書於垂虹橋人疑爲呂洞賓傳入宮中孝宗笑曰雲屋洞天無鎖鎖與老叶韻則鎖音掃乃闌音也偵問之果闌人林外又云張仲宗詞中多以否呼爲府與主舞字同押蓋闌音也如林外以鎖爲掃俞克成以我爲襖與好同押皆鳩舌之音

余於叢鈔卷七載闌士以高爲歌考官亦闌人遂中選疑爲戲言今讀此乃知宋時闌人自以闌音押韻不足異也

詩用等字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北人土語以候爲等詩人未
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
等駕迴用等字亦新

和詩用原韻

宋葉夢得玉澗雜書云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
直是先後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讖
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
有此體

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妻謝氏贈公主詩本爲薄上鷺
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云

鍼是貫綿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兩
人贈答同用絲時二韵此又在梁武之前

徐五詩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
詩云金以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
此按此二句梁紹王兩般秋雨庵隨筆曾載之評爲奇
而無理而不知爲誰作今始知爲徐五作明末入也

吳東里詩

同治蘇州府志引詩粹云吳東里宗潛崇禎末諸生鼎
革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讌詩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

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爲奇創按此詩余兒時聞先君子誦之今始得作者姓名也

王漁洋秋柳詩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乾隆丁未春禮部尙書某拈撫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蘭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蘭次詞語意均無違礙奏上報可見管侍御世銘韞山堂詩集注按漁洋秋柳詩至今膾炙人口不知當日乃以此詩幾至毀禁也

障車文

明張萱疑耀云世知有催妝詩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貧貧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余謂催妝詩瑒氏爲之障車文母氏爲之味其名義可見

賦題限韻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冀茨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甌賦以

國有豐年秦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爲韻是也按花萼樓賦以題爲韻而止三韻則賦字非韻也今以題爲韻者必連賦字押之未知所自始

又云八韻有二平六側者有三平五側者有五平三側者有六平二側者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

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
旗賦始有八字韵脚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清肅見偽蜀
馮鑑所記文體指要按此則賦韵八字四平四側由來
久矣

岑齋四筆云唐昭宗乾甯二年試進士於武德殿前後
試詩賦各兩篇內長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
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
雙周隔句爲韵限三百二十字成有黃滔者是年及第
闈人也九世孫沃刊其遺文初試復試凡三賦皆在焉

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可異矣按此押韻之法殊爲詭異惜未得其詳

明代時文惡習

明楊慎升庵集云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于有餘言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之舞單鎗鬼一跳而

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投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底止也按正德嘉靖間時文之弊已至此又何責乎今之墨卷也

刻本時文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

日知錄自注云宏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億批已有

自版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爲事之語則
彼時已有刻文顧氏蓋未及見京華日抄故不知其所
自始也

日知錄又引楊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鈞元
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驢選程墨始按 國朝葉
名禮橋西雜記引慈谿鄭梁云萬曆癸未馮具區爲房
考刻書一房得士錄至戊戌而十八房俱刻然則鈞元
錄之先有得士錄之刻尙在萬曆壬辰之前此刻闡墨
之權輿也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南宮放榜後從無所謂房稿丁丑

馮祭酒爲榜首與先人俱尚書首卷且同邑同社兩人
爲政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許篇名藝海元珠一時
爲盛事亦創事至癸未馮爲房考始刻書一房得士錄
于是房有專刻按此又在萬歷癸未得士之前且社稿
非房稿則亦京華日抄之類也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所出四
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
者人各一經兼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清刻
詩書經義是已詔誥表內科一道兼作者聽永樂辛卯
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誥及表是已據此則明初鄉會試

皆有刻文由來久矣

雙槐歲鈔又云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文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按此知明初刻文卽今進呈鄉會試錄之權輿由官刊刻也若坊間刻以牟利則自京華日鈔始耳

明黃佐翰林記云永樂辛丑楊文貞公司會試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最喜曾鶴齡諸作多梓行之至今評程文者以是科爲最蓋洪武永樂閒程文體皆渾厚不特是科而已誠宜錄出以正文體按此可見當日所刊試錄風行一時士林奉爲程式與今所刊闕

墨無異

八股文限字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康熙七年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奏會元尚居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斥革從之乾隆四十二年復限以七百字按今時文以七百字爲限用此制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

三百字第三場時務策一道一千字以上按此亦今制
限字之所由始也

臨去秋波制義七篇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近見江左黃九煙周星作怎
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七篇亦極遊戲之致按今
人止知有九西堂作不知有黃九煙作也漁洋亦因九
西堂事而附注及此

吳穀人祭酒試帖詩斥落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八韻詩別成一格吳祭酒錫
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爲林表明霽色得

寒字吳頤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大學士依和珅曰此
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斥落按祭酒試帖詩
至今海內傳誦不謂當日曾以此見斥也

茶香室續鈔卷十五

德清俞樾

李斯壽字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
色蒼黝因名蒼玉洞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
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按閩中有李斯篆字世罕知者
是亦一奇蹟也

衛夫人帖非真蹟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此
與師帖尤疏謬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

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
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能盡意遂不成十許年
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
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隨世所學
規模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
精字體適媚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
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
充母名鑠字茂漪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
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無疑按以蕭啟證之則衛帖自
可疑但以不稱名爲疑則恐古婦人本不以名行曹袁

兩夫人書可證未可以此決真偽也

李太白書

國朝王漁洋居易錄云吳天章說薊州獨樂寺觀音閣
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書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李白在開元閒不以能書名今其
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錄載其二碑是也

張有篆書魏字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
天下中書侍郎林彥振喪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
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爲魏下山彥振命去之不可曰

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決不易也自是人益賢之所著復古編行於世按唐人篆書多不合六書近世士大夫書篆字者必以說文爲主說文所無卽是俗體不可用此律之嚴當自張謙中始矣

米襄陽論題榜字

宋米芾海岳名言云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

又云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

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
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
般

又云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
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句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
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
真大字明矣

柳應辰押字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予頃見鄂州南樓上中磨崖碑其
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其人名應辰以國朝寶

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涪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
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夫宋熙寧七年甲寅歲
刻尚書都官郎武陵柳應辰時爲永州通判仍有詩云
涪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閒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
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
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
之草者施於文記閒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
許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爲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可
笑按予於沈仲復廉訪齋中見懸有大押字未知卽此
否當更就觀之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宋柳拱辰字昭昭柳應辰字明明見應辰押字詩及火星巖記兄弟皆以疊字爲字亦好奇之過也

義獻

明張萱疑耀云晉人善書不甚解字如玉氏父子父名義子名獻尤可笑禮舍文嘉曰義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義禮器義尊卽周禮獻尊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黃王不分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

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通以此考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嬰蘭兩字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論衡云籍孺韓嫣形嬰骨蘭皮媚色稱嬰與麗同蘭與妍同從蘭省從女蘭取其聲更兼香也按此語見論衡逢遇篇而今刻論衡皆作彤佳骨嫺失古字矣

又按襄二十八年左傳季蘭尸之杜注解爲服蘭之女余謂女不必皆服蘭服蘭之女亦不可便謂之蘭蘭疑變之假字卽詩所謂思變季女也今得此說又疑季蘭

當作季蘭矣然從蘭省卽是從蘭而從女從蘭實有嬾字見後漢書王丹傳卽嬾字也嬾蘭一字乎抑兩字乎

寅字音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眞字韻寅則訓恭然唐人亦作寅字押冷朝陽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北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寅寅二字支韻眞韻皆收注亦皆同寅卯之寅本支韻當讀作移音而同寅寅畏讀如銀今讀寅卯之移爲寅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韻觀二進士之詩可見按所引杜周士樂伸閏月定四時詩

皆於支韻押寅字今不餘然則唐人押寅卯之寅亦不一律也

按廣韻六脂以脂切有寅字敬也亦辰名十七眞寅辰名翼眞切是脂部寅字敬爲本義辰名爲亦義眞部寅字專訓辰名而不及敬也一訓國朝佩文詩韻從之然則訓敬者宜押四支訓辰名者宜押十一眞以此爲別未知是否

賠當作備

明楊慎升庵集云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後周詔盜倉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備償補也音

裴今作陪音義同而陪字俗從備爲古

國朝錢大昕恆言錄云陪字不見於玉篇類篇等書古人多用備字或作陪明永樂實錄追陪字皆不從貝旁

月應作令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黃山谷品令茶詞鳳舞團團餅恨芬破教孤令孤令單獨也今俗作孤月非又陳傅良止齋文集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云令項起發者不可勝數其謂令項卽今俗語之另項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俗謂異日日月日然其字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

曰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日卽異日也注謂令爲善非是

袂當作幘

宋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幘頭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幘被之幘同今譌音爲僕按說文有幘無幘幘卽幘之或體幘音伏字遂變作袂矣

嫿嫿當作琅環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嫿嫿記三卷署元伊世珍撰相傳明常熟桑悅造嫿嫿二字不可解所造嫿嫿福地事不涉女子似當從玉謂琳琅環之向見明人徐象梅

琅環史唾十六卷順治時司業朱滄起琅環類纂一百三十卷字俱從玉又武英殿書目前庫未載入冊檔書第一架二層郵環記二本有套東庫南裏閒第七架二層瑯環史唾一部八本俱從玉可證也惟高承埏稽古堂日抄中娜嬛記則從女自津逮祕書行而從女且爲典故不求甚解矣

靦腆當作緬靦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中心有愧見之顏面者謂之緬靦按今猶有此語而俗或書作靦腆考靦腆二字並他典切則當從宋人作緬靦爲是

穆護歌當作木瓠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黃魯直云予嘗問人皆莫能說穆護之義昔在巴夔閒船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敘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倒盡百餅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己事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

阿字讀側聲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古人阿字多讀平聲故廣韻但載於七歌唐人作近體如白香山盡日無人屬阿誰君家阿那邊始作側聲讀蓋用方言至元人作韻會小補阿始音屋而收入聲今人卻無此音也

國朝戴咸弼東甌金石志載徐德寶造墓告神文男徐雙次男亞全女亞前亞卽阿字語助詞也

但字讀平聲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洪文惠适盤洲集和景盧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芻蕘雉兔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如盡意看同一二公皆精說

文之學也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元和姓纂但姓在二十五
寒老學庵筆記云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
但中庸是也觀徐洪二詩則唐宋時讀如檀不獨人姓
爲然

居易錄又云董斯張吹景集載唐人詩用字異音元微
之詩正旦酬白雪旦音丹是旦字亦可讀平聲矣

華山之華可讀平聲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張說西岳碑云西岳太華山當
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如此則與華不注山同

音義故華山有平去兩讀

按以說文言之字當作寧然南衡北恆均不從山則寧未必其爲古字也水經注云華山遠而望之有若華狀則字作華而讀如華不注之華或轉爲古音古義矣

忌用哉字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蔡京顛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政和三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以爲哉音與災同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按文字避忌至禁用哉

字真所謂轉喉觸諱者矣

明代制誥用沈體

明黃佐翰林記云太宗喜楷書時典籍沈度書法豐潤上深愛之每有大制作必命度磨寫累遷至學士惟食學士俸仍事書辦賜象笏鏤金刻度姓名其上以寵耀之其弟粲亦起自書辦累官侍讀自此沈字盛行於朝孝宗亦愛沈度書宮中妙習焉嘗求其後得其孫世隆授之中書舍人故今朝廷制誥猶用沈體云按沈體在明代盛行如此而今至無能舉其姓名者何也

翰林記又云國初令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以中書

舍人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筋士之能書儲翰林用諸內閣辦文書一時翰林善書者有解縉之真行草胡廣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沈度王汝玉梁潛之真楊文定之行皆知名當世

姜體書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閒吾邑有談相號木泉者幼爲門役工佐書習姜太僕立綱體入京師值世廟西內修醮因得供事齋宮大被寵眷積官工部左侍郎按明呂坤實政錄興復社學條初入學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有司先將此書令善書者寫姜字體刊布余初

不知姜字體爲何人所書已載之曲園雜纂第三十六矣今乃知姜立綱也惜其書今無流傳者否則供童子楷模頗得也

壹貳叁肆等字隋唐已然

國朝葉名禮橋西雜記云壹貳叁肆等字陸容菽園雜記謂始於明初刑部尙書開濟而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考石刻隋龍藏寺碑勸獎州內士庶壹万人等唐開元寺貞和尚塔銘書開元貳拾陸年元和華岳廟題名壹月貳拾陸日又云元和拾伍年壹月尉遲恭碑粟米壹軒伍伯石蓋不自宋始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敕表狀書奏
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然則壹貳叁
肆等字後世公牒循用謂可以杜改易之弊者在唐時
轉有禁也

卍字出古錢

元吾邱衍學古篇云泉志聞有泉文近于道者可以廣
見卍此字人謂萬字乃山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按
所謂泉志者惜不言何人所著所謂古錢者亦未言爲
何代錢也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胸前躡于輪於足

下又占相部云如來常於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不知古來本有卍字而佛胸像之邪抑此字本出於佛胸也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出卍字之形四字注云今勘梵本卍字乃是德者之相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元非字也然經中上下據漢本總一十七字同呼爲萬又出卍字云梵書萬字今人但知有卍字不知有此二形

諸暨浣紗二字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仙游唐梅用爲諸暨令旣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

筆蹟王季重爭之以爲褚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
按此二字至今尙在

靴傘等字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繳字作傘鞋字作靴見隋書禮
儀志人漫作人參見五行志皆俗字也


乃宀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武
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宀莫能詳焉
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觀向者二
字未之見也未審於何文而得上笑曰知卿夙儒偶爲

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

人字

國朝施可齋聞雜記云長樂陳修園著醫學三字經其解人字云人具陰陽人字左筆爲陽右筆爲陰陽清而輕故左ノ輕陰濁而重故右ノ重陽中亦有陰故左ノ先重而後輕陰中亦有陽故右ノ先輕而後重按此說但以今楷書字體言而頗有理

又說心字云小篆心字乃一倒火字蓋心本屬火不欲炎上故倒之也按此說前人已言之然不甚似余嘗謂古今心字有生死之分古篆書心字作其上兩筆有

包護之象使心火不致上炎其下一筆作挹注之形可
以下交腎水此生象也今作心字其下不通則腎水不
能交矣其上不特上炎而且旁溢則火之爲害烈矣此
死象也其說甚瑯而理亦不易附記于此

宋何蘧春渚紀聞云吳興張有以小篆名世嘗爲余言
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到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
從勺也陳修園說心字本此

作字錯誤

宋袁文甕牖閒評云前輩作字亦有錯誤處米元章帖
寫無耗作無好蘇東坡帖寫墨仙作默仙王荆公作詩

有十竿玉三字卻寫干岸玉恐皆是筆誤耳

碑有旁注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大中六年杜殷撰杜順和尚行記見字旁注胡旬反又咸通十三年鄭仁表撰左拾遺孔紆墓志將字旁注去聲始知有病旁注句字甚矣旁注句字皆金石例所無

誤書茄字

宋張仲文白獺髓云趙從善尚書子希倉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子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茄字吏曰草頭下著加卽援筆書草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目曰燥子

蒙按 國朝稽人樓堅瓠集載一館師不識茄字誤書作蒙作萑作茗作苟作菩今乃知有所本也

側定政宗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鑲版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蹶得免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厠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側足致泉四字皆誤也

書口作厶

國朝鄺滋德諸暨詩存載明人王鈺爲江西提學僉事
有一生書員字口作厶者責之以通用對卽以勾句台
呂允兄吉去八字使通之眾驚服因歌曰勾不可句台
不可呂允不可兄吉不可去

按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善謔集云唐進士有姓單
者就試有司有司誤書爲單單乞改正有司曰方口尖
口亦何足辨單曰若不足辨則台州呂兒縣改作呂州
台兒縣可乎是方口尖口古人已有此辨惜王君未能
引此以折之然勾之與句則實是一字

正音書院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閩中各縣從前皆有正音書院所以訓習官音也雍正六年欽奉

上諭凡官員

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語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

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爲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卽伊等身爲編氓亦不能明白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及教官徧爲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各處正音書院蓋當時督

撫遵奉 上諭飭屬所建無如地方官皆視爲不急
之務任其墮廢以予所見惟邵武郡城尙有正音書院
亦改課詩文矣按南蠻缺舌自古病之至我 朝有正
音書院之設亦周官大行人論言語協辭命之遺意也
然今知有此事者鮮矣

四方之音

國朝王崇簡冬夜箋記云北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
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嚶舌東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
不利於唇便於齒者不利於嚶

三十六字母有誤

新編一五
三
明焦竑筆乘引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說而真
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廢
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
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
於經堅輕牽擎虔外出肩涓傾圖瓊拳則宜廢宜增蓋
已瞭然矣